



联合国



PROVISIONAL

安全理事会

S/PV.2055
16 December 1977

CHINESE

第二〇五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星期五上午十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哈罗德·沃尔特爵士

(毛里求斯)

理事国：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洪加武夫人

拉波安特先生

周南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冯哈塞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奥马尔先生

希德尔夫人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理查德先生

伦纳德先生

洛佩斯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A-3550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7-70722/A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塞浦路斯局势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2463)

主席：按照安理会第二〇五四次会议的决定，我现在邀请塞浦路斯、希腊和土耳其代表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塞浦路斯代表罗西季斯先生，希腊代表帕普利亚斯先生，土耳其代表蒂尔克门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有人告诉我，秘书长想要作一次发言，现在我请他发言。

秘书长：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了第422(1977)号决议，这项决议将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又延长了六个月，并要求我继续进行斡旋工作。我当然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执行这项决议的规定，并随时向安理会报告情况。

我相信由于联塞部队的努力以及各方面的继续合作，塞浦路斯的停火状况将继续下去，局势将继续平静。

两族间的会议，是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的最佳途径，我将尽一切努力去帮助恢复两族间的会谈。正如我一再指出的，我认为必须保证，会谈恢复后将导致一个真正的谈判过程。我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刚从安卡拉和雅典访问回来，在访问过程中，他讨论了以尽可能最有效的方式恢复会谈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要告诉安理会我个人在不太远的将来，也将抱着同样的目的去访问这个地区。

在结束之前，我要向我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致以最热烈的敬意，他在担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代表期间，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我指派了继任人

(中国, 联合王国)

之后, 会尽快通知安理会。

主席: 谢谢秘书长的发言。 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中国代表, 现在我请他发言。

周南先生 (中国): 中国代表团已于十一月八日在大会发言中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立场。我在此不再重复。鉴于 S/12489 号决议草案主要涉及联合国部队问题, 而我们一向在原则上对此持有不同的立场, 因此中国代表团未参加对该决议草案的投票。

理查德先生 (联合王国):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说我们是多么高兴见到你今天在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一次会议。我欢迎你, 因为你是英联邦一个成员国杰出的外交部长, 贵国和我国在友谊上有悠久的历史联系, 并且你是我的私人朋友。我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你自己为来到纽约主持安理会所作的特别努力, 并且很高兴这次会议能在你明智老练的领导下举行。 昨天晚上, 你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技巧, 使我们达成了协议, 对于这一点, 我们深为感谢。

在谈到今天辩论的主题之前, 我还要说, 听说塞浦路斯总统的儿子被绑架的消息, 使我们的确感到很悲伤。我们非常希望他将很快获得释放, 安然无恙地回家。

联合国王国投票赞成我们昨天通过的决议, 因为我们赞同秘书长在他最近的报告中所作的判断, 也就是说, 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 (联塞部队) 是目前维持塞浦路斯和平不可缺少的。 因此我们支持他的建议, 认为这个部队的任期应再延长六个月。在这段期间, 我国政府希望继续维持英国分遣部队目前的实力, 并将继续提供其全部费用。我们也将继续为联塞部队提供后勤支援。

我要再次感谢秘书长就联合国过去六个月在塞浦路斯的行动向我们提供了一份极为清楚的综合报告。我也要向部队指挥官奎因中将与他的军官及人员表达我们最诚挚的感激, 他们在并非一向都容易的环境里作了杰出的工作。

同时我也要说明, 我们是多么难过地见到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辞去秘书长特别代表的职位。他作了非常卓越的服务, 我要代表我国政府为他在塞浦路斯和平事

(联合王国)

业中所作的一切努力致以特别的和个人的敬意。

现在谈到秘书长报告中的一些比较不确定的方面，我要强调，我国政府对于联塞部队的财政情况深感关切，尽管秘书长一再要求更多的经费，实际上这个状况并没有真正改善，现在亏空已经达到5,670万美元。几个月前秘书长决定不替换联塞部队中的芬兰部队，从这个决定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秘书长已在目前这份报告中提出警告，财政状况若再进一步恶化，就可能危及部队的继续执行任务。作为安理会的提供部队的两个理事国之一，我也要支持秘书长刚才所说的关于提供部队的政府由于财政负担而面临的困难问题，并重申我们已经表示过的对于只有少数国家担负这一重担的关切。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已支持秘书长所作的呼吁，也很高兴地见到这些呼吁有了反应，虽然收到的捐款仍然不敷联塞部队的需要。我们觉得最感遗憾的是，许多国家，有些是同塞浦路斯问题密切相关的国家，继续对秘书长的呼吁充耳不闻，尽管在口头上支持联塞部队继续执行职务，实际上对于促成这件事却作得很少，甚至什么也没作。如果联塞部队继续有效地在塞浦路斯执行任务和发挥作用的能力，由于缺乏经费而受到妨害，那就惨了。

联塞部队所面临的经费问题为必须及早解决政治问题又添了一个迫切因素。去年大会辩论时，我提出了我们对塞浦路斯问题的看法，现在不再重复。我们完全同意秘书长的看法，认为在联合国主持下进行的两族会谈，仍然是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解决办法的现有最佳方式。联塞部队的驻扎，是取得这个解决办法的机会，而不是取代这个解决办法。尽管去年很令人失望，但我们相信今后几个月将可能提供一个造成进展的真正机会。过去失去了太多这样的机会。因此把握住任何新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在结束时，对秘书长个人在这个常常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的不断努力，我要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意。我们相信他和他的特别代表在塞浦路斯所发挥的作用仍将是最为重要的。

主席：谢谢联合王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贝宁)

洪加武夫人 (贝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要再度向你的代表，也是我们的兄弟与朋友兰普尔先生表示赞赏，他在本月头两个星期中所作的工作非常令人满意，我们觉得遗憾他不能担任安理会的主席。兰普尔先生以他老练的外交经验，领导安理会作了一个对非洲很重要的决定，也就是设立了一个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授权该委员会确保有效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18(1977)号决议，该决议规定对南非实施强制性武器禁运。我们想要通过你向兰普尔先生表达我们深切友好的慰问。并祝他早日康复，回到安理会来。

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能够荣幸地见到你以毛里求斯外交部长的资格，亲自主持安理会这次辩论。由于你的声望，安理会才能使各方面同意我们昨天通过的决议草案。

我国，贝宁人民共和国，对于安理会目前审议的项目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打算再详细谈论这个立场。但是在安理会参加对这个问题的审议达两年之久，我国代表团现在认为有必要突出几个重点。

对我们来说，严格尊重一个主权国，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主权，特别是领土完整，是国际生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是联合国宪章奉为神圣的原则。不尊重这个极关重要的原则，自然就必须采取宪章所规定的措施，特别是第七章所载的制裁侵略国的那些措施。因此，宪章提供了一个政治和法律结构，来解决象塞浦路斯这样的危机，毫无疑问的，在地中海地区，一方面塞浦路斯这个国家正在受到侵略，另一方面，则有侵略者，国际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政策的热心走狗存在。

在贝宁参加安全理事会的讨论的两年期间，我国代表团很痛苦地注意到这个机构已被有计划的封锁，以致不能发挥它维护国际正义的作用。每一次联合国部队的任期延长时，秘书长的定期报告都一再敲响警钟，但危机拖得越久，问题变得复杂化的危险就愈大。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景象。我国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将能克服其政治上的软弱无能，负起它的责任来。

主席：谢谢贝宁人民共和国代表对我的夸奖。

(印度)

贾帕尔先生 (印度)：主席先生，你能够从外交部长的繁重职务中抽空来主持安理会，帮助我们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我国代表团觉得很感激。你今天在此出席，进一步证明了贵国在安理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你对当前这个困难问题的老练处理方式，赢得了我们的钦佩。先生，我相信你很高兴知道也就是在本月份，在毛里求斯常驻代表担任主席期间，安全理事会决定设立一个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说是贵国的又一份贡献。我们期望在明年的安理会中同毛里求斯进一步合作。

我要追述一下，昨天晚上通过的决议草案是在我的建议下由秘书处——实际上是由格莱斯纳先生——拟订的。我认为所需要的只是将六个月前通过的决议更新一下，更新的工作可以安全地委托给中立而不带政治性的秘书处去作。我很高兴安理会和在你之前担任主席的毛里求斯常驻代表，接受了我的建议，要求秘书处提出一项订正草案。先生，我相信安理会很感激你说服了有关各方面，让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顺便提到一点，我国代表团认为并没有必要去同有关各方协商，也没有必要由它们来核准延长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草案中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或每一段落，特别是那些同联塞部队在同样的基础上留驻塞浦路斯继续执行任务这个主要内容并没有什么关系的那些方面。我们认为，不必同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其他方面的决议混为一谈，有一个专门规定联合国部队延长任期的简单决议就够了。

我国代表团投票赞成将联塞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是希望将来不必再延长了。我们有权期望朝向解决两个重大问题，也就是由两个地区组成的塞浦路斯国的领土和宪法方面的问题，很快会取得一些真正的进展。两族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不同，并不是不能沟通的，我相信他们将积极响应外在的建议和忠告，以仲裁的程序来解决领土问题并从其他联邦国家的实际宪政经验中获益，以解决他们在宪法问题上的歧见。

但我们必须清楚地指出，我国代表团将竭力抵制妄想利用联塞部队的驻留，来维持现状，阻止一种切合实际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出现的企图。

我们的秘书长在困难的环境中，继续他的和平努力，我们要正式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毫无疑问，他将坚持他的努力和斡旋。但我们觉得他应该得到并且也需要特别是大国以及那些能够对有关各方产生有益影响的国家的支持行动。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两年多来杰出地担任秘书长的特别代表的职位，现在已返回他的祖国，我们也要正式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我们祝福他将来一切如意。

我们还要同其他人一道，向部队指挥官奎因中将与他的分遣部队致意。我们也必须感谢奥地利、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爱尔兰、瑞典和联合王国等慷慨提供人员和配备，组成联塞部队的国家。

在结束前，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就某些误入歧途的恐怖主义者绑架塞浦路斯总统的儿子一事，向塞浦路斯总统和基普里亚努夫人表达我们深切的同情与关怀。我们希望并祈祷他们的儿子将很快地安然无恙地获释。

主席：谢谢印度代表对我的夸奖。

(美国)

伦纳德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首先我要热烈欢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职务。特别令我感到满意的是你在协助解决安理会议程上的问题时所表现的领导才能。

昨天安理会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联塞部队)任期的行动突出了我们对继续鼓励以和平方式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关心。我们的行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 那就是只有维持岛上的和平和稳定, 才使两族能够在最近的将来恢复建设性谈判的进程。目前, 他们在设立联合委员会, 寻找失踪人士方面的进展, 正是双方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的积极表示。我们希望这个协定的早日缔结和执行, 将会促成一种谅解的精神, 在两族会谈恢复时对他们有所鼓舞。

过去六个月中, 联塞部队执行任务的方式, 依然是值得表扬的。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干练而切实地叙述了这个维持和平部队的高度专业化的工作。他也突出了这个部队必需努力克服的严重经济困难。联塞部队的收支逆差续在增加, 现在已超过560万美元。这对于派遣部队的国家是太过沉重的财政负担, 它们往往逾期才得到偿还, 而且有些国家已经自己付出了大部份的费用。

联塞部队这种不稳的财政状况, 一部分是由于对维持国际和平负有特别责任的一些国家, 不愿支付它们应付的一份费用。我国政府呼吁它们考虑到东地中海的稳定对它们的较大利益, 据以对联塞部队的费用作出它们应有的贡献。

联塞部队所面临的财政危机, 实际上可以说已经到了只能“靠”赤字以维持部队继续执行其重大任务的程度。我们强烈要求各会员国, 自己问自己, 是否能够不对这项国际努力提供财政支持, 以维持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的政治稳定。美国本身将继续支持这个重要的国际维持和平的行动。

我们要响应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欧文今年在大会中提出的警告, 他说联合国维持和平的努力不应变成没有政治行动的借口, 或变成进行认真谈判的代替品。欧

(罗马尼亚)

文先生提醒我们，联合国并没有无限的资源，不能把它对塞浦路斯的承诺视为当然。双方在秘书长和他的特别代表协助下，必需掌握和平解决办法中必需加以处理的中心政治问题。必需支持秘书长为了尽早恢复认真的谈判而作出的努力。

在结束发言时，我要感谢秘书长为促进塞浦路斯争端的持久解决而作出的不断的努力。我还要特别赞扬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对他的离任我们深感遗憾。我还注意到冲突各方也对他表示诚挚的赞扬。冲突各方尽管彼此有分歧，但都清楚地看出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是不偏不倚的，一心一意地努力设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办法，我们祝愿他前途光明。

最后，我们要感谢和赞扬副秘书长厄克特和古耶以及他们的辛勤的工作人员也要感谢和赞扬联塞部队的官兵们过去六个月来极其干练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

在发言完毕前，我还要对基普里亚努总统的儿子，阿奇利斯被绑架的惊人消息深表遗憾。我们热切希望阿奇利斯·基普里亚努能够迅速获得释放，这件暴行的犯罪者能够立即受到应得的惩罚。

主席：谢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达特库先生（罗马尼亚）：主席先生，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你，并且十分满意地见到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这件事特别可以显示出贵国政府和你外交部长阁下对联合国的重视。

我还要借这个机会回顾我们的同事，兰普尔先生在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协商和决定中，特别是在关于对南非禁运武器这个重要问题的辩论，协商和决定中的重大贡献。阁下，贵国在国际舞台上所发挥的作用，对解决国际问题所作出的积极贡献，都是值得效法的。

我们还要对塞浦路斯总统的儿子被恐怖分子绑架这件事表示难过，并表示深切的同情。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同其安全理事会别的成员国一起，支持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期再延长六个月。我们认识到，安理会的这项行动，在现况之下是必要的，特别是由于塞浦路斯的不稳的局势以及在政治解决方面缺乏任何具体的进展。的确，部队的驻扎是一项必要的条件，这样才能维持平静安宁的气氛，才能使两族开始进行认真的谈判，以解决目前使它们陷于分裂的争端。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特别重视安理会通过的关于延长部队任期的决议的两项规定。

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再度重申它支持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该决议特别呼吁塞浦路斯两族继续进行谈判，以求达成双方都可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

另一方面，安理会促请两族尽力抑制，不要采取任何单方或其它行动，使为达成公正和平解决而进行的谈判的前景可能受到不良的影响。大会在今年十一月九日的决议中又要求两族代表以有意义和建设性的方式，紧急恢复谈判。大会还要求这些谈判在平等的地位上自由举行，以有关各方的全面和具体建议为基础。

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决议的这些规定，都要求各方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以诚意采取行动，以便保证这些规定得到紧急执行。

同样地，这些规定反映出广泛的意见，即不应把延长部队任期这件事当作目的。应该利用部队的驻留来便利和积极有效地促成双方的和谐相处。我们认为，恢复谈判以寻求公正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了。规避或进一步拖延作出决定的时刻，就是无意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以便公正而公平地解决这个问题。

罗马尼亚一向支持通过该岛两族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我们特别关怀塞浦路斯的持久和平，因为我国离冲突地区很近。我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在他们上星期会面后通过的联合公报中强调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有必要按照联合国各项决议，并在保证充分尊重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及塞浦路斯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采取措施由塞岛两族以谈判方式，立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我要借这个机会，再一次对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坚毅地努力，以求保证在最近的将来恢复谈判解决塞浦路斯问题，表示我们的高度赞赏和感激。我国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秘书长为打破目前的僵局而提出的他所认为适宜和有效的任何新的倡议。

在这次活动中，我们看到，大家对本组织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所必须发挥的日益有效的作用，给予了肯定。

我还要对我们的同事和朋友，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在担任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时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忠诚和才干，致以赞扬。我确信今后的谈判，将铭刻着他为塞浦路斯和地中海区域的和平事业所作出的可观的贡献。

最后，我还要说几句话。安全理事会这一次会议，很可能是我国在安理会这次任期中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因此，我要借这个机会，向联合国这个重要机构中所有在座的同事们表示我深切的感谢和满意，大家对我作为罗马尼亚在安全理事会的代表表现了友好合作，相互了解和友善的精神。我还代表罗马尼亚代表团热诚地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的助理人员，安理会秘书处的的工作人员，口译员和所有在安理会两年任期内以干练和忠诚帮助了我们的工作的人员。

主席：我谢谢罗马尼亚代表对我说的非常客气的话。我们很难过他要离开我们，但是人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的。

我们祝愿他事业一帆风顺。

冯·哈塞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欢迎你到安全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理事会来。你不辞劳苦地到纽约来参加这个会议就说明了这次辩论的重要性。你在短短的时间中获得的成果充分显示出你是名不虚传的谈判好手和天才外交家。

对于前几天在尼科西亚发生的事件，我要向塞浦路斯代表团致以同情之意。我国对这类罪行份外感到关切。我希望现在这件令人遗憾的事已经逢凶化吉。

我国代表团已投票赞成进一步延长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任期，以防止目前的局势恶化。但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局势还远不能令人满意，并愿重申我们的看法，那就是，应当尽一切努力在最近的将来，就塞浦路斯这个严重的问题达成适当而公平的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我要谢谢秘书长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提出的很好的报告。但是，我所感到深为遗憾的是，他不得不报告说在过去六个月中毫无进展。事实上，他表示他的努力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坚决支持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表示的意见，那就是两族谈判才是达到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现行最佳方式。我国政府因此认为明年应该朝着这个目标作出新的努力。我们热诚呼吁直接有关各方同秘书长合作，并且以行动证明，他们愿意就问题各个重要方面进行具体而实质的谈判。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欧洲共同体的一份子，同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都在继续努力，通过帮助双方互相接近和全力支持秘书长可贵的努力，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作出贡献。我国政府呼吁双方不要错过任何机会，把力量集中于共同的利益而不要继续坚持己见。

我国代表团很满意秘书长所说的过去六个月塞浦路斯局势平静。我们要对联塞部队官兵们所表现的足资模范的忠诚，致以深切的赞赏和谢意。

我国政府诚挚地感谢为联塞部队提供军队的国家所作的可贵的贡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向愿意接受公平份额的负担，为这个部队的财政提供大量捐助。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我特别要谢谢秘书长，副秘书长，布赖恩·厄克特先生和罗伯托·古耶先生，以及他们的优秀工作人员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使局势不致失去控制。

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赞扬秘书长的驻塞浦路斯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他刚刚完成了艰难而重大的使命。他以辛勤不倦的努力和高度外交手腕减轻了紧张局势，解决了许多困难。如果秘书长有一天要向安理会报告塞浦路斯的局势保持平静的话，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忠诚努力。

主席先生，在我结束发言时，还要谢谢你和兰普尔大使，你们的不辞辛劳和高明的协商，为延长联塞部队任期和通过目前的决议奠定了基础。

主席：谢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苏联)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主席先生, 请让我代表苏联热诚地欢迎你这位同苏联有友好关系的毛里求斯的卓越政治家, 担任安全理事会的主席。

我要特别提到兰普尔大使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时的成绩, 并祝他迅速康复。

在谈到问题实质以前, 我也要表示衷心希望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的家庭能迅速安全团聚。

安全理事会昨天通过了一项决议(第422(1977)号决议), 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留时期再次延长了六个月。正如苏联代表团常常指出的, 联合国部队任务的延长, 同塞浦路斯问题的实质密切相关。这也是刚才通过的决议所规定的, 该决议再度肯定对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加以支持的安全理事会第365(1974)号决议。经一致通过的大会这项决议, 对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有根本重要性。第3212(XXIX)号决议各项规定, 能够获得其后历届大会, 包括本届在内, 就塞浦路斯问题所作决定的支持, 以及它能够得到本组织会员国以压倒多数通过, 决不是偶然的。

不幸的是, 我们又一次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旨在促成解决塞浦路斯危机的各项决定, 至今没有得到执行。这不能不引起严重关切。

苏联关于消除塞浦路斯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温床的立场, 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都一清二楚。我现在要再说一遍, 从塞浦路斯冲突爆发开始, 苏联就一贯认为, 应该在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以及尊重它的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 设法达成解决的方法。这就预先假定要从岛上撤出外国军队, 并消除外国基地。

苏联反对在北约成员国小圈子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任何尝试。苏联政府一再强调利用塞浦路斯因外来干预造成的艰难处境浑水摸鱼, 以便以完全不符合塞浦路斯人民利益的各种决定强加于人的危险。

(加拿大)

塞浦路斯局势的发展显著证明了苏联的提议是有内容的，是及时的，我们提议在更广大的国际论坛上审议塞浦路斯问题，并为此目的在联合国范围内召开一次代表会议。

苏联相信，应当让塞浦路斯的两族有机会自行解决他们国内的内部安排问题，不受外来干扰，适宜地兼顾到希、土两族的利益和权利。

我们赞成塞浦路斯共和国故总统马卡里奥斯主教与塞浦路斯土族领袖登克塔什先生就同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事项所达成的谅解，我们并相信这项谅解是非常重要的。不过对这项谅解，一直还没有任何后续行动。关于这一点，苏联代表团愿意强调有必要进一步努力重新建立塞岛两族之间的互信与合作。

正如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活局委员兼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在本届大会发言中所强调的：

“很明显的是，塞浦路斯已经打上了一个复杂的死结，但如果本着好意，这个死结是可以和平的方法打开的。苏联愿意协助这项工作，我们的有关提案仍然有效。”（A/32/PV.8，苏联代表发言，第7页）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既已同意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的驻扎时期再延长六个月，苏联代表团就不反对这一延长。不过我们所以不加反对，是基于一项谅解，那就是，这些部队的经费按以往的办法处理，也就是说在自愿的基础上筹措。

最后，苏联代表团愿意表示希望，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驻留期间的又一次延长，会被各方用来加紧进行努力，以便在保证塞浦路斯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证其不结盟政策的基础上，促成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就象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决定所规定的一样。

主席：谢谢苏联代表对我的夸奖。

拉普安特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让我首先对你执行安全理事会主席繁重

(加拿大)

任务的优异表现，向你致贺。我们加拿大人也以两种文化为荣，所以能从你身上看到一个完美的榜样，这种榜样，正是我们之中许多人所努力效法的。我们非常高兴有你和我们共事，并谨祝你在领导你自己的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时，都能获得成功。

加拿大投票赞成将联塞部队任期延长到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的安全理事会决议。我国政府已授权我宣布，加拿大准备在新的任务期间仍以目前人数参加该部队。加拿大从头就参加了联塞部队，这次任期期满时，我们在塞浦路斯工作就有十三年了。

岛上过去六个月内的军事局势还算平静，沿停火线很少发生事故。这是重要的，因为塞浦路斯的和平与安静，主要责任当然还是由两族来承担的。联塞部队的驻留无论多么重要，对于达成这个目标，它只能从旁协助。作为一个部队提供国，加拿大也为部队与两族官员之间现存的合作工作关系，感到高兴。秘书长在十二月一日的报告(S/12463)中提到这种关系。不幸的是，也正象秘书长所说的，这种合作未能落实到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联塞部队前往该地区，还受到严重限制。正如我以前在安理会说过的，关于联塞部队和其他的维持和平行动，加拿大赞成将行动自由的原则，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要使维持和平活动充分有效，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虽然塞浦路斯局势保持平静，但紧张根源仍在，只因为在解决双方的根本政治分歧方面，没有作出任何进展。特别令我们失望的是，自从上次延长任务期间后，两族没有举行过任何谈判。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显然有回到不幸状态的迹象，不仅是在一九七四年冲突以后是如此，在过去十年中也是如此，当初两族不能解决他们的分歧造成了这一不幸状态，导致了联塞部队的派遣。因此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联塞部队是不是在创造条件，使双方可以进行谈判以解决问题方面所作的贡献，被现况产生的结果抵销了？在现况之下，联塞部队保护双方，反而使它们失去了本来可能有的诚心作出努力来解决使它们陷于分裂的问题的积极性。联塞部队驻

(加拿大)

扎了十三年，而没有产生任何显著的政治进展，不能不令人深感失望，值得加以检讨。在上一次延长联塞部队任期时我就表示过，不应期待联塞部队无限期地驻在塞浦路斯。我也担心，除非在解决争端方面能有进展，冲突的危险将一直存在，也许还会更见严重，并使塞浦路斯岛外的国际关系进一步恶化。

联塞部队的财政情况也令人严重关切。赤字数目如今已达5,670万美元，每年还要增加好几百万美元。秘书长十二月一日的报告曾对某些国家政府首长发出呼吁，得到了加拿大和若干其他部队提供国的支持。但即使如此，也未能改善情况。而且，如秘书长报告所指出的，公布的数字并不包括部队提供国所负担的全部费用。以加拿大为例，我们请联合国支付的“额外费用”——其中我们已收回的还只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为部队的经费短缺——只是我们为维持我国驻塞浦路斯特遣部队所支付的费用的一小部分。我呼吁所有会员国，特别是欧洲各国，给予部队坚强的财政支持，使其能够继续协助和平解决这个非常严重的长期争端的任务。没有这种支持，联塞部队以及联合国成员分担维持和平行动责任的理想，都将受到严重损害。

最后，我谨感谢联合国秘书处、部队司令詹姆士·奎因少将和所有军官人员，他们以值得表扬的态度，使联塞部队能够继续执行职责。各会员国应以他们为荣。我还要特别感谢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他于十二月十五日辞去了他的联合国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职务，回到秘鲁外交界服务。他对和平事业的贡献令人钦佩。

这次可能是安理会今年最后的一次会议，让我向将要离开我们的同事们说再见。贝宁、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巴基斯坦、巴拿马和罗马尼亚的同事们今年曾给予我们友谊和合作，我要向他们表示我国代表团的充分感谢。我祝福他们将来的工作成功。

主席：谢谢加拿大代表对我的夸奖。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法国)：阁下，我首先要向你表示，法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又在联合国见到了你，这回你是主持安全理事会的辩论。你有权威和才干作这件事，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来祝贺你担任主席。你刚才结束了一场关于一件很微妙的问题的谈判。我们向你，并向自从毛里求斯入会以来对本安理会作出重大贡献的你的常驻代表兰普尔大使，祝愿你们圆满地执行你们的任务。

秘书长在十二月一日提出的报告(S/12463)中，在强调了塞浦路斯局势的危险之后，再一次认为联塞部队的驻留对制止岛上潜在的危险局势仍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安全理事会毫不犹豫地赞成这个看法，重新延长了部队六个月的任期。因此，安全理事会便使该岛能够维持平静，有助于寻求和平解决办法；法国代表团对此感到欣慰。不过，不用说，这点仍不足以保证恢复和平。的确，除非两族，个别地和集体地，有坚定决心来设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就不可能朝着公正持久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作出任何进展。我们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和平需要恢复两族的会谈。今年六月以来为此目的所作努力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法国代表团今天愿意重申，安理会今年九月十五日曾经呼吁两族代表尽早在秘书长主持下恢复谈判。这些建设性的谈判，应以周详而具体的提议为基础来进行。呼吁的条件已经很清楚，我们希望，在今年二月尼科西亚会议这个重要阶段之后，不会再有人拒绝尽早担负起他应尽的责任。

我要在此欢迎秘书长为促进恢复谈判而作出的努力，并重申法国政府对他的充分信心。我也要对他的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的工作表示敬意，我欢迎他在座，也向他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对他的离职，我们深感遗憾。

在结束以前，我愿对秘书长报告中某几点，略提一些意见。如同以往，法国感到必须指出，对于部队在塞浦路斯北部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以及在两族紧密相处的岛上同一地区中两族之间的关系，仍须加以关切。

另一方面，所幸还没有对停火的严重违反。因此部队就算在最佳的情况下履行了它的职责。我要向部队的司令詹姆士·约瑟夫·奎因将军、各级军官以及所属

(法国)

各个特遣部队致敬。对于他们执行其重要任务，以及他们的非常有价值的人道活动，我们对他们要表示充分感激和信心。

最后，让我向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基普里亚努先生和他的家庭，在这个我们全都知道的考验时刻，表示法国代表团的深厚同情。 法国当局表示希望，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事件会很快获得可喜的结果。

由于我们现在的会议可能是本月最后的一次，我也同样要向我们所有任期即将结束的同事们表示法国代表团的感谢。 我个人不仅受益于他们的合作精神，并从他们的指点获益不浅，对于我这个初来的新手，确实是最好不过的事。 我为此向他们全体表示感谢，也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各种活动都获得成功。

主席：我可以向法国代表保证，我非常感激他对毛里求斯代表团在安理会的工作的夸奖。

(巴基斯坦)

海德夫人 (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代表团很高兴看到安全理事会在处理塞浦路斯问题时由你担任会议的主席。安理会在审议时能由一位具有你这样的名望、技巧和丰富经验的人来指导实在很幸运。昨天能够无异议地通过决议，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你干练而耐心地处理了一个困难的情况。

听说兰普尔大使身体不适，我们感到惋惜，对于他在本月初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方式；我们要请你，主席先生代为转达我们的感谢，并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

昨天，安全理事会通过决议，把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期限再延长六个月，并请秘书长继续进行第367(197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交付给他的斡旋任务。

秘书长的报告中明白指出，联塞部队仍然必须继续留驻，以控制岛上潜在的危险局势、监督停火、维持停火线中间地区的现状，并帮助化解双方之间发生的事件和其他问题。联塞部队帮助维持岛上的平静，因之也有助于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

鉴于上述考虑，我国代表团支持延长联塞部队任务期限的决议。

我们也同其他发言人一样，要向当事双方致敬，他们表现了极大的谅解和容忍，使安理会得以通过这项决议。

我还要对联塞部队所作的服务表达我国代表团的深切感谢，并对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为维持岛上和平所作出的贡献，致以特殊的敬意。

从秘书长的报告(S/12463)中，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尽管困难迭起，联塞部队仍然成功地使沿着停火线的局势保持平静，在这段期间内，没有发生严重破坏停火的事件。但是，如秘书长在报告中所指出的，岛上的紧张情况并没有减轻的迹象，而对塞浦路斯人民间政治分歧的解决也并无进展。我们觉得，联塞部队任期的延长应当作为一种动力，来推动大家努力，寻求解决办法，而不应使安理会由于能够恢复表面上的平静，便忘却了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我国代表团同意秘书长所说的，塞浦路斯两族代表的谈判，是公正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最佳可行办法。在这一点上，我国代表团对于秘书长所作出的成绩以

(委内瑞拉)

及他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不懈努力，表示深深的感谢。

令人遗憾的是，不论在维也纳，或是随后秘书长在尼科西亚主持的谈判中，都未能使当事各方在解决冲突方面有所进展。我国代表团希望有关各方尽一切努力，克服那些不利于进行真正谈判的障碍，以便在顾到所有有关方面的根本合法权利的基础上，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

主席：谢谢巴基斯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洛佩斯女士（委内瑞拉）：主席先生，委内瑞拉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你来主持安理会的工作，尤其是有关我们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的的工作。在毛里求斯这个了不起的国家以内，有许多活动需要你出席，而你却来到纽约，我们要对此表示感谢。能由你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感到幸运，我们今天的工作成果，正反映出你的杰出外交家的品质。

安理会收到了 A/12463 号文件中的秘书长报告。报告中告诉我们，鉴于塞浦路斯当前的情况，联塞部队仍然必须继续留驻，以控制岛上潜在的危险局势、监督停火、维持停火线中间地区的现状，并帮助化解双方之间发生的事件和其他问题。

在延长联塞部队六个月的新任期时，我们希望能为维持塞浦路斯的平静作出贡献，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当地的人民。然而，秘书长已警示我们，潜伏的紧张情况仍然继续存在，使塞浦路斯人民分隔成许多不同部分的政治分歧也未能解决。委内瑞拉代表团仍然希望塞浦路斯两族代表能在秘书长不断的斡旋之下，通过谈判，就塞浦路斯问题达成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对于秘书长，我们要表示支持和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今天，他结束了他的任务，我们认为他执行任务时的表现是杰出的，值得赞赏的。此外，我们并向部队指挥官以及协助他进行无私的工作的军事和非军事人员表示谢意。

主席先生，在结束之前，我们对于塞浦路斯总统之子被人绑架一事，要请你向该国政府转达我们的歉意，希望他早日得到释放。

(巴拿马)

主席：谢谢委内瑞拉代表对我说的非常客气的话。

伊留埃卡先生 (巴拿马)：主席先生，巴拿马代表团对于你尽力设法来到这里主持安全理事会十二月份下半月的会议，十分感谢。

我们很高兴见到，今天在座的有三位杰出的女士——来自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代表，他们的专业技能有力地说明了妇女在第三世界所扮演的新角色。

主席先生，你亲自主持我们的会议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行动，我们恭贺你由于你作为协调人的杰出才能而成功地保证了当事各方和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在秘书长和你的同事克里希纳·兰普尔大使的合作下拟订的。大使促成了一项获得一致通过的决议草案，其中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保证对南非实行全面武器禁运，安理会对他的工作表示赞赏和感谢。主席先生，你和你的前任所作出的成绩显示了毛里求斯在国际舞台上具有很高的声望和国际地位。

巴拿马代表团对于昨晚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422(1977)号决议投了赞成票，按照这项决议，把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成立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塞浦路斯的驻留期限再度延长六个月，直至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五日止。

巴拿马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希望在联塞部队延长的驻留期间内，能够找到公正持久的和平解决办法。

此外，我国代表团注意到秘书长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一日，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S/12463号文件中所表示的下列意见：

“……潜在的紧张情况并没有减轻的迹象，而对塞浦路斯人民间政治分歧的解决也并无进展。”(S/12463, 第62段)。

秘书长的意见进一步加以证实的这种紧张和冲突的气氛，可见于一件事实，那就是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塞浦路斯共和国斯皮罗斯·基普里亚努总统之子艾基利亚斯·基普里亚努中尉被人绑架的可悲事件。我们诚恳希望文明世界的情感能够受到尊重，基普里亚努中尉能平安无事地同他的家人团聚，这样才能避免使岛上现有的悲惨不幸的局面更加恶化。

(巴拿马)

秘书长在报告中又说，他仍然：

“……相信塞浦路斯两族代表的谈判，是达成塞浦路斯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的最佳可行办法。”（同上，第70段）。

秘书长的见解同安全理事会九月十五日第414(1977)号决议所表示的愿望一致，也同大会九月九日以压倒性多数，116票赞成，6票反对而通过的第32/15号决议中所作的类似呼吁相符。

很明显地，使谈判一直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因素是有心理上的障碍存在，这种障碍应靠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协调行动加以克服。

关于心理障碍一方面，巴拿马也曾累积了相当的经验。我国经过了13年的谈判才克服了心理上对美国政府行政部门的排斥，而终于订立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这些条约是两国间互相让步的结果。两国都作了让步，才达成了问题的和平解决。一方面由于托里霍斯将军的斗争精神和反殖民主义的事业，另一方面，由于卡特总统的民主精神和道德良心，才能在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政府以及全世界其他国家一致赞同下，签订了新的条约。

这些条约已在有联合国人员在场的情况下所举行的巴拿马人民公民投票中，以2对1的比数通过，现在还须交给美国参议院通过，这需要出席并投票的参议员中的三分之二多数票。

正如塞浦路斯的情况一样，心理障碍和种族偏见必须加以克服才能达到和平解决。因此，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的过程中，美国的那些负责的人士值得我们衷心地感谢。因为他们必须要采取坚定持久的行动来克服心理上的抗拒，时代错误、各种错误的观念以及另一部分人的阻碍——这些人仍然固执着本世纪初的殖民主义思想，仍然固执着命运天定的陈腐教条，固执着炮舰外交、“大棒”政策以及在南北美洲担任文化旗手的职能。

面对着同我们的时代精神所要求的变化背道而驰的这些反动迹象，当代人对于按照国际社会上和平与正义的理想来解决现有的各种问题的要求，一天比一天明确。

(巴拿马)

今天，有一种广泛的新的观点正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特别是在美洲大陆。在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签订的华盛顿宣言中，各国元首、政府首脑以及其他美洲共和国的代表们，包括加拿大总理在内，声明：

“……巴拿马运河条约的基础是承认巴拿马共和国对该国全部领土拥有主权；”和

“……巴拿马运河问题的解决是在加强西半球各国间关系方面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令人鼓舞的是，西半球所有各地理区域和各不同政治立场的新一代的领导人，都对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给予支持，因为他们相信这些文书有助于建立美国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亲切谅解的气氛——运河所处的位置是全世界贸易和友谊的动脉，从这个观点看来，这些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当然期望托里霍斯—卡特条约到时会按美国宪法程序得到该国参议院的通过。通过以后，巴拿马要对巴拿马运河获得埃及人20年前对苏伊士运河所获得的权利，则还须等到2000年。

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我国代表团同国际社会一样，非常关心秘书长所作的如下调查报告：

“为解决两族面临的根本问题所作的努力，仍然不能有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自六月三日以来，无法继续在本人特别代表的主持下，在尼科西亚举行两族间会议，尽管维也纳一系列新的两族间会谈的第一回合已就此达成协议，并载入四月七日的公报。”（S/12463，第69段）。

当我们在延长联塞部队期限问题进行非正式协商期间，某些代表团超越了程序方面而讨论到问题的实质。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现在应当对塞浦路斯问题达成最后解决应循何种途径的问题，简单地表示一点意见。

塞浦路斯的人口状况和种族成分以及冲突各方领土内发生的内部政治事件等不必加以审议，因为只要有秘书长的斡旋，就可导致公正持久的和平。

在这方面必须指出，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31/12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

(巴拿马)

“表示希望安全理事会将考虑采取适当步骤以执行其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65(1974)号决议；”。

同样地，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第32/15号决议执行部分第5段建议安全理事会不断审查塞浦路斯问题并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使其有关决议的一切方面得到有效执行。

安全理事会在执行其职务并响应大会的紧急呼吁时，应考虑到秘书长在报告中向我们叙述的凄惨景象，不应也不能把根据《宪章》采取各种措施来终止冲突的工作再度拖延。

由于安全理事会已明确决定：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军事占领应该停止，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应该受到尊重，因此安理会现在便可按照《宪章》第三十九条所赋予的权力，作出建议或决定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采取某种办法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正如安全理事会所设想的，安理会也应有权委派一个由部分成员国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和评价外国侵略后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并采取安理会可能认为必要的其他措施——这个权力，我再说一遍，是第三十九条所赋予的。照我们的看法，考虑到日前情况，特别是大会绝大多数会员国所作的呼吁，安理会应在联塞部队延长的六个月驻塞浦路斯任务期限到期以前，按照第三十九条采取措施。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诚心地感谢来自秘鲁的具有丰富经验和极高才智、品德的杰出外交家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为联合国，为联塞部队和塞浦路斯人民，以及为了联合国的理想所作出的卓越服务；昨天，他结束了作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的职务。两年多以来，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大使以秘书长的同事和顾问的身分，执行安全理事会委托给秘书长的斡旋任务，有杰出的表现。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瓦尔德海姆先生对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的成绩所给予的高度赞扬，我相信安理会所有成员国都有同感。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将回到他本国的外交岗位上去，我们祝他的新职务获得巨大成就。

(巴拿马)

同时，我国代表团也要诚心地感谢那些向联塞部队提供特遣部队的各国政府以及那些向财政困难的部队提供自愿捐款的各国政府。这是基本的维持和平行动，这个行动提高了联合国在全世界的声望。

我们还要冒昧地向部队指挥官詹姆斯·奎因少将，并向联塞部队所有官兵和非军事人员表示，我们是多么地感谢他们为和平与正义的事业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要向他们保证，对于他们为联合国事业所作的杰出工作，我们永远是感激和赞赏的。

这次会议可能是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最后一次会议。巴拿马将于一九七七年年底结束它在本机构中的职务。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诚恳地感谢那些在过去两年中同我们共同担负本机构的职责的政治家们，他们非常慷慨地向我国，向我国代表团以及我个人表现出了至深的友谊、合作、团结和谅解。

(主席)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我现在要以毛里求斯代表的身份发言。

这几次会议的目的是审议进一步检查和延长维持塞浦路斯和平的联合国部队任务的问题。重要的是“维持和平”这几个字，这使双方有时间可以会谈，为问题寻出一个公正而持久的解决方法。

秘书长的报告提供了基本必要的协助，使我们能够确定实际情况。我国代表团对昨天通过的决议投了赞成票，这是根据我们的信念，我们相信为维持塞浦路斯和平所设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必须继续担负安理会所交付该部队的任务。根据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所作的建议，各方面似乎都指出，最合理的一条途径是保持联合国部队继续执行它的困难复杂的任务，直到塞浦路斯双方的谈判进展到不再需要部队驻留时为止。

我国代表团希望借此机会向秘书长祝贺，他在其内容充实的报告中为我们说明了塞浦路斯目前的局势，并详尽记述在联合国部队执行任务刚刚完成的那段时期中所发生的各项事件。

让我现在答复土耳其代表昨天发言开始时所表示的意见——我并不是生气，因为生气是不值得的。我可以向安全理事会的各成员国保证，我很高兴我国的常驻代表或者秘书处一点没有疏忽礼节或程序方面的责任。

尽管秘书长自己极重视他的斡旋任务，但是冲突的双方在解决问题方面并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不过按照我相信是国际社会全体所表示的共同愿望，大家都希望争取谈判解决的努力将会继续下去。

我国代表团在大家都表现诚意的这个时刻，希望敦促与这件困扰塞浦路斯的困难问题直接有关的各方继续对话，以期走向所希望的公正、持久的和平的目标，并建立塞浦路斯成为一个有权享有新秩序的独立主权国家。

(希腊)

风云变幻莫测，在塞浦路斯，昨日的兄弟怎么就变为今日的敌人呢？难道不能希望基本上善意的人重新为祖国的和平共处而作出努力吗？应当让他们设法找寻应享的和平，取得人人都有资格享有的社会正义。

也许在这方面我应该利用一位诗人的令我感动的诗句送给双方：

如果要求软弱的人原谅

那些触犯我们的人是一种过份的要求，

那么至少不要因心怀仇恨而苦恼自己，

假如你不能宽恕，那么就忘掉吧。

为了不使大家感到罗唆，我省掉几句，最后有几句是这样的：

为什么你不肯接受你年青时的教训，

而仇恨一件你不喜欢而对你却是有利的事呢？

现在我仍以主席的身份，请希腊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

帕普利亚斯先生（希腊）：我没有意思要与土耳其代表展开辩论。他昨天发言时，又提到谁对塞浦路斯进行或正在进行侵略的问题。鉴于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对这件事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的决议——这些决议土耳其是一贯反对的——所以我们就让安理会来判断好了。

至于蒂尔克门先生引用《保证条约》来为武装进攻塞浦路斯共和国作辩护，我可以指出这是违反《宪章》第二条第4款的规定、违反《各国间友好关系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许多其他的国际文书的规定，其他不必说了。我要进一步指出，《保证条约》在其第四条中规定，“为恢复本条约所建立状况采取行动”。（《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82卷，一九六〇年，第5475号）

土耳其政府在一九七四年七月出兵进攻塞浦路斯时曾保证回到原来状态。安理会绝不能相信这个保证已经实现。

(塞浦路斯)

我理解我的土耳其同事希望轻轻掠过这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他在指责别人发言模棱两可以前应该先想一想自己的说话。

他又把希腊和土耳其两国的外交部长最近在布鲁塞尔所签的公报与我昨天在安理会中的发言拉上关系，我是无法看出有什么意义。我们一直主张在秘书长主持下通过两族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不过谈判一定是要认真的、具体的。经过三年了这一点还没有做到。我们会做到。

主席：现在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使答辩权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主席先生，首先我谢谢你及安理会的其他成员，你们对我国总统的儿子被绑表示关心，同时希望结果平安无事。我了解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希望，也是塞浦路斯人民共同希望，无一例外。

我要谢谢安理会中那些对找寻一个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法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发言的成员，因为他们讨论到问题的根本，并指出解决问题的必要性，他们不以空洞的言论来装门面。

首先我要谢谢印度代表，他指出了重要的一点，他说在审议通过关于延长任务的决议草案时，不需要与有关各方协商决议草案的每一个细节。我同意这个看法。我要按照安全理事会最初的第186(1964)号决议对有关各方和对塞浦路斯政府的同意加以区别。要延长任务必须取得同意的一方是塞浦路斯政府。与有关各方可以协商，但它们对这个问题没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这一点经印度代表非常婉转地提了出来，时间上也正是需要提出这一点，因为在决定延长任务时，为了考虑太多而不必要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好象认为取得各方的同意是必要的条件，但这是不合安全理事会第186(1964)号决议的规定的，该决议规定只限于塞浦路斯政府有同意权，

其次，我愿指出代表们就大会决议所作发言是极为重要的，决议经本届大会以116票压倒多数通过的，我也要指出该决议建议安全理事会执行赞同大会第3212(XXIX)号决议的安理会第365(1974)号决议。去年，各方表示希望安全理事

(塞浦路斯)

会考虑采取措施执行其第365(1974)号决议。今年大会再度并且更着重地作出一项建议，请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实际措施有效执行其有关决议。这肯定是一件不应该规避的事情。会议上曾经提到，所以必需延长任务的原因，正如巴拿马代表所指出的，是由于整个问题没有依照《宪章》所规定的方式加以解决，也就是没有遵守第三十九条，其中具体地规定：

“安全理事会应断定任何和平的威胁、和平的破坏或侵略行为的是否存在，并应作成建议或抉择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办法，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

塞浦路斯问题当然符合这个定义。一旦安全理事会处理一个涉及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侵略行为的项目，即应作成建议，并须依第四十一条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决定采取什么办法，我们都知道，这两条规定了执行决议的行动。

联合国对塞浦路斯问题一直缺少这种功能，虽然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一大堆都没有执行的决议。这牵涉到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功能的根本问题。是否联合国在此地只不过是举行一场学术讨论，通过一些根本不打算执行的决议呢？这个问题是因两个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决议以及一般具有同样性质的其他决议而使安全理事会注意的。因此现在安全理事会正应终止它目前毫无行动的局面，确实负起它作为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的责任。

所以我非常感激安理会中那些觉得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有责任提出这一点的成员国，因为我在这里以非安理会的成员国地位所作的发言，正如我昨天所说的，只不过是表达了我国人民的一个呼吁，请求确实应用这些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手段。

谈判是要举行的。我们完全赞成谈判，但是我在发言中已经明白指出，谈判必须彻底而具有意义，这也是秘书长在恢复谈判以前所要求而仍然坚持要做到的事。我从前已说过，我们必须对谈判作一番分析。秘书长拒绝去参加这些谈判，因为他知道它们都是毫无意义的，他也知道原因何在。但是那些不顾谈判的实际情形

(塞浦路斯)

而催迫秘书长参加谈判的人也许还没有时间对这件事作一番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这件事的实情。谢谢切里克先生把实情说了出来。他说，由于希族塞人一方的态度，所以不可能进行有意义的谈判。他没有说这是什么样的态度；但是我们知道的很清楚，秘书长所指阻碍谈判进展的那种态度就是双方都没有提出具体全面的建议。

对希族塞人一方来说，根据正式记录，他们曾在三个不同的场合对领土问题提出过具体全面的建议，并且都有地图，而在这三个场合，土耳其一方毫无一点表示，也不说如何解决迫切的领土问题——根本只字不提，对不完满的宪法条文也没有提到。没有一件事是具体的，所以秘书长对这种局势也不起劲。

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应该讨论这个问题。关于这一点，我很感激安理会主席用法文向我们诵读了那首强调需要人情和良知的精采的诗篇；诗中也劝人丢弃仇恨，建立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之间的友爱和良好关系。我昨天说过——我是引用秘书长的话——这种良好的关系仍然存在。上次开会时，我提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去到塞浦路斯时，这是发生入侵以后，他仍然发现在一般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群众的心里存在着愿意退让和一起合作的心情。但是安卡拉政权所行的分化分割政策一直阻止他们实现这种愿望。

因此，主席先生，你说的对。人民要友好，他们打心底要友好，但他们受到武力的阻止。

而现在，安卡拉已在入侵区内成为塞浦路斯的一个占领国，而在这里的那位可爱的小人物切里克先生只不过是安卡拉的一个工具而已。他不可能有别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安卡拉的工具，他就不会在这里。

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事实。事实是不愉快的，我也是不愿意提出这些事实的。但是，既然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占优势的国家正用军队阻止妥协和解、阻止开展有意义的谈判、阻止为塞浦路斯的独立和领土完整而合作，或按照这种概念为一个有

(塞浦路斯)

生命的国家而进行合作，我们怎么能够会有有意义的谈判呢？有的只是表面形式的谈判，想以既成事实和单面行动来巩固它侵略塞浦路斯所占的领土，这是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有关决议的。

谁说不能让塞浦路斯人民自己去真诚地谈判而解决问题呢？没有人这样说。但是我们说必须要有谈判的自由，而不是在侵略者的铁蹄下进行谈判——在那里侵略者不只是占据领土，而且还要分化塞岛分裂塞岛。

到这里来作为安卡拉的工具的可爱小人物切里克先生以下面这段话来表明他的立场：

“噢，我们不能够谈判，因为我们听到他们谈到一个统一的国家。”

所以任何意味着统一，意味着一起合作，意味着妥协的事物都是讨厌的。这就是他所能够说的。

但是我要重复我昨天发言时所说的一段话：

“……安卡拉想逼人接受这个非法的政体”——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联邦——

“……派出它的代表〔切里克先生〕借此混淆视听，自己却躲在幕后，以为这样就可以逃避重大的责任”。（S/PV. 2054，英文本第21页）

我就要指出，当切里克先生来到这里——也许是受命而来——糟蹋了他的立场。昨天我是可以提出程度问题的，但是我不想和时间紧迫的情形下多花安理会的时间。他称塞浦路斯代表为“希族塞人的代表”。联合国中没有哪一个会员国能这样称呼塞浦路斯的代表，因为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反常的。对一位按照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受到邀请，只是到这里来提供资料的人，竟不顾自己的身份而以贬损的方式称呼联合国的一个会员更是胡作枉为。

主席先生，我要请你对此作出一项裁决，因为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是违反常情的。如果在联合国内发言的人都可以任凭他的喜好随便称呼其他的会员国，那么我们将处于一个类似《圣经》巴比尔塔时七嘴八舌的混乱局面。

(塞浦路斯)

其次，他来这里的身份是提供资料，而他说他代表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这个实体未为联合国承认，并受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项决议的驳斥，带着侵略国肆无忌惮的态度。他的行动是受该侵略国指挥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应该纠正的反常现象，尤其是在安全理事会秩序一定要保持。

既然切里克先生要把他的所谓的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提出来，我想问一下，这个国家的领土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它的领土就是被侵略的地区，近百分之四十的塞浦路斯领土，是被武力和侵略所霸占的，土生土长的居民被强迫驱逐出去，变成了二十万难民，为了填补这个地区的人口又从土耳其的内地引进了一批粗鲁的安那托里安人，结果抹杀了土族塞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水平，把他们淹没在涌入塞岛的外国人中，这些外国人现在与军队一起统治占领区，并选派土族塞人的代表。这种局面不是国际社会所能容忍的。

因此，我特别注意巴拿马代表提出的意见要派遣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情况。塞浦路斯之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是因为它反映出安全理事会决议没有受到重视，占领军队因而利用局势加紧侵略达三年之久。

最后我要再度呼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执行联合国的决议，从而解除某国军队的压迫，让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从心底开出携手合作的花朵，使他们能够谈判解决问题，公正持久的解决办法不能超出联合国对这个问题所作的那些决议的范围。

所以，根据逻辑，根据部分以逻辑为基础的正义感，我们知道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因为假如谈判的一方是侵略者的工具，他除了维护安卡拉的狭窄的利益而赞同继续占领塞浦路斯的领土以外，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因而谈判也无法有什么结果，就象现在没有结果一样。让谈判自由地进行，这是安全理事会的一些成员国所提议的。苏联及别的国家都说过：让有关方面自行解决，不要有外来的干涉。

我从一份发表的声明中看到土耳其宣布正在从塞岛撤出700名军队，这是不起

(塞浦路斯)

任何作用的。我们并不依赖军火和武器。我们在那里并没有一个庞大的军队，所以土耳其撤出一些军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决议所要求土耳其军队从塞浦路斯的领土内撤出。如果土耳其宣布它把军队从法马古斯塔地方或其他地区撤出，我会了解这是一个旨在改善谈判情况好意的表现。但是说它的军队不再是40,000人而是35,000人，这只能帮助土耳其的经济，无助于改进塞浦路斯的局势。所以我们一定要看清实际情况。如果土耳其要有所表示，我认为它可以依照秘书长在会谈的第一回合时的建议从塞岛撤出军队，这是展开有意义的谈判的一项行动。

因此，即使现在说土耳其正在撤出一部分军队人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这个声明重要的地方是其中一段，“军队将驻留到最后有一个政治解决方法时为止。”除了谈判之外，“最后的一个政治解决方法”如何才能实现呢？并且，如果作为安卡拉的工具的参加谈判的一方说“不同意”，那就不会有解决的办法了。

如果我的发言太长，我要道歉，但是我想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反映了塞浦路斯的实况。我希望安全理事会考虑如何以某种形式来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以便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宪章》已经规定了各种安全理事会能够达到这个方法。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我刚收到了土耳其常驻代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他要求对奈尔·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请他参加审议我们议程上的项目。

因此，我提议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向阿塔莱先生发出邀请。既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阿塔莱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席就座。

主席：请阿塔莱先生发言。

阿塔莱先生：主席先生，我十分感激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各位理事国让我发言。我是逼不得已才讲话的，我的话会很简短。

我国部长维达特·切里克先生阁下在昨天晚上和以前好几个场合已经对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的指控充分作答，对这个庄严的机构来说，那些指控只是陈腔滥调，过去三年来一提再提的旧货色。

希族塞人代表至今仍在歪曲问题的两族本质，甚至到了现在仍拒绝接受土族塞人社会是塞浦路斯问题中希族塞人社会的真正对手，这是令人难过的。假如这样的态度坚持下去，两族之间又怎能够进行有意义的谈判呢？

另外使人感到遗憾的，就是罗西季斯先生。。。。。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程序问题。

主席：请塞浦路斯问题就程序问题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昨天晚上由于时间很晚了，所以我不要提出这个程序问题，但既然现在问题再度出现，我请求主席先生告诉那个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而在此出席的那个人：当他在此发言时他应该以适当的衔头来称呼所有联合国会员国的代表，而不要把它人制定的名衔强加在这些代表头上。因此我请你要求该发言者遵守议事规程。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认为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发言的所有国家、所有代表和所有人士都有权随意称呼其它国家的代表。这是联合国内长期以来的一种定规作法。我记得有一次某代表曾被称为“这位只代表他自己的先生”。

所以这是联合国内历史悠久的一种作法。有些国家被称为实体而已。因此，我认为我可以随意称呼那位自以为是以塞浦路斯名义发言的代表，而土族代表也有同样的权利。

另一方面：罗西季斯先生刚才还称切里克先生为“那个小家伙”呢。他认为阿塔莱先生应该怎样答复他呢？

主席：我请塞浦路斯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土耳其代表提出的一点就是任何联合国会员国都可以随意称呼任何其它会员国。我本人就对这种权利表示质疑，因为它有导致无政府和畸型状态的趋势。我敢肯定，如果作出适当的研究，就可以发觉情况并非如此。任何尊重联合国适当秩序的人都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土耳其代表可能不想这样做，但其它人可希望尊重联合国的秩序与礼节。

但他这一点指的是会员国的权利。我对之提出异议的人士却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之一，因此，土耳其代表的程序问题本身就站不住脚了。

主席：各位先生，你们在会议快结束时提出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假如我们要为这些琐事而争论不休，真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了。

我当然会注意到塞浦路斯代表的抗议，我要让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的法律权威们来解决这个问题。

阿塔莱先生：很令人遗憾，罗西季斯先生竟然又照常随意地夸夸其谈，他的话无助于以善意和相互尊重为基础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现在我要很抱歉地说，各位理事国都会同意，象他这般年纪和经验的人是理应有较好的表现的。

我国部长昨天晚上已经指出，为了对建立有利于有意义谈判的气氛作出贡献，

(土耳其)

我们必须在国际场合上不惜一切地避免刻毒的辩论和政治争吵。

我还感到难过的就是罗西季斯先生竟然认为可以重复他对土族塞人领袖的辱骂。应该指出，这些领袖是由土族塞人通过民主的选举而选出的，因此，他们是代表土族塞人的意志的。辱骂土族塞人领袖就是辱骂了全体土族塞人。当然，这是不符合宣称要由两族代表以平等地位进行谈判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意愿的。假如希族塞人真的希望同土族塞人建立友谊和进行合作的话，他们最低限度应该不再辱骂土族塞人以及他们以民主方法选出的领袖。

至于希族塞人代表罗西季斯先生关于大规模殖民的指控，我们以前已经多次予以答复了。在这里说塞浦路斯北部并没有任何殖民行动就够了。我们的事情并非基于两族的人口比率，所以我们无需增加我们的人口，在此指出这一点也是恰当的。

现在已经有了建立一个两族联合邦的协议，组成任何联合邦的各邦之间都必须彼此平等、这是必然的。无论每一个邦的人口有多少。

我要重申土族塞人方面将继续为促进塞浦路斯问题的解决而竭尽其力。我们希望希族塞人方面也会这样做。正如我国部长昨天晚上所说，只要我们能够在国际场合避免刻毒的辩论，只要善意、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常识理性得占上风，一九七八年没有任何理由不可以成为塞浦路斯问题获得永久解决的一年。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发言。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首先，我要向主席先生你保证，我昨天提出程序问题绝非对你有所不敬。我已经再读了一遍我的讲词，我也确信我曾对你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家以及贵国杰出的外交部长表示了适当的尊重。我曾欢迎阁下抵达纽约，并说过我们希望从你的智慧得益。

我对好几次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所要提出的只有一点，就是罗西季斯大使提出的那一点。罗西季斯大使在提到印度代表的话时说，延长驻留期限并不需要有关各方都同意，只要同所谓塞浦路斯政府一方协商就够了。我认为他应该再念一念安

(塞浦路斯)

理会昨天通过的决议的序言部分第7段。 决议指出：

“...有关各方同意秘书长的提议，即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驻留期限再延长六个月...”。

我认为这种同意乃是延长部队任期的先决条件，对此而言是毫无疑问的。 我想他误解了贾帕尔大使的话。 贾帕尔大使说的是我们应该通过一项简单的决议，这样就无需同各方就决议的措词进行协商，因为这是一个程序性的决议，直接同延长部队的任期有关的。 因此，同各方协商的唯一事情就是看看它们是否同意延长部队的驻留。 若是我错了，我当然愿意被纠正。 这是我对贾帕尔大使的话的了解。

主席：我想向我的同事塞浦路斯代表呼吁，因为对说话的措词进一步争吵是于事无补的。 我们都知道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向他呼吁，因为这样只会导致对方再度行使答辩权，这样我们就休想结束会议了。 我想我们现在或许可以在这样一个和谐的音调中结束辩论。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同塞浦路斯问题有关的所有事实，我可以向他保证整个安理会都充分注意到他所说的话了，而且他也一定注意到整个安理会都全神贯注地听取了他和其它人的发言。 我希望他能够对我们有信心，相信我们有足够的 ability 辨别是非，对在安理会上提出的各种论据作出评价。 我恳求你让我们这些“陪审员”来评价双方的“博学律师”的意见吧！

我请塞浦路斯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发言。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只要纠正事实；我们是不能够任由事实被歪曲的。

那位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而发言的人士说，土族塞人的领袖是由土族塞人选举出来的。 这与事实抵触，因为我们所认识和了解的土族塞人社会并不包括土耳其军队在内。 但所有三万名土耳其军队成员都在塞浦路斯取得了公民身份，而且有权参加选举。 他们的确参加了，其中一些人还成为候选人。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或掩饰的事实。 为数约五万名的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流入或入侵是在各种借

口之下进行的，例如其中数以千计的人说是当地需要的工人——好象塞浦路斯工人不足一样——或一些其它借口。大家都熟知，而且国际新闻报刊都有刊载，他们为数五万人或四万人左右，都得到了公民身份和投票权。我们有那些参加选举的各色各样人的数字。他们并非全是土族塞人，却包括了很多其它的人。

我在大约一个月前给了秘书长一封信，我列举了这一切事实，而且也没有收到任何反驳这些事实的答复。

现在这位发言人跑到这里说“我们是被选出来的”。我们是不能让现实受到歪曲的。

我很高兴让法律部来解决所提出的程序问题，但我要强调：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据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而发言的人是否有权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名衔以外的称呼来称呼他们。

主席：我请土耳其代表行使他的答辩权。

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我只要提出一项事实。没有任何土耳其军队的人员参加了选举。我想甚至是罗西季斯大使的同事们都会就这一点更正他。

罗西季斯先生（塞浦路斯）：我曾经就此事分发了一封信，但没有收到任何反对的意见；为什么他们不对我一个月以前发出的信作答呢？

主席：贝宁代表要求行使答辩权发言。

洪加武先生（贝宁）：因为这是安理会在贝宁任期结束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我要感谢安理会所有理事国的谅解和合作。我们和大家一道工作的确感到十分愉快。我们从这些工作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联合国其它机构中履行我们的各种任务。

最后，安理会理事国以及国际社会的其它成员在一九七七年一月贝宁成为侵略的受害者时在安理会进行的各次辩论中向我们表示声援，对此我国代表团及我国政府深表感激。英勇的贝宁人民将会一直感激他们。

(主席)

主席：在我宣布散会以前，由于我们已接近年终了——我诚挚地代表议席上的各位，希望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午夜以前不会再有紧急会议——我要感谢安理会的所有理事国在毛里求斯出任主席期间给予我们的合作和帮助。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在这里渡过的三天对我实在是一次十分有益和大有收获的经验。我曾经以其它身份主持过很多其它的会议。不过，在这里我注意到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的呼吁的意义。他说“主呀，让我安详地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物，勇敢地改变我力所能改的事物，并给我分辨两者的智慧”。

我想留下这段话给这会议桌周围的各位同事，祝愿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有一个十分快乐的圣诞节和灿烂和平的新年。愿全能的上帝降福给大家。

下午一时四十分散会